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考試

臺灣文化研究所 台灣文學史 科試題

一、名詞解釋：（每題 8 分，共 40 分）

- (一) 夏曼·藍波安
- (二) 林獻堂《環球遊記》
- (三)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
- (四)《陽光小集》
- (五) 華語語系

二、性別為台灣文學的重要議題之一，請闡述「同志文學」在台灣的發展脈絡與時代意義，並舉出兩位代表作家及其作品佐以論述。(20 分)

三、《台灣文藝》在日治時期及二次大戰之後，分別是由誰（或哪些人）所催生的？這兩個時期的《台灣文藝》在台灣文學史上有何重要性？請分析之。(20 分)

四、請閱讀以下兩段文字：張我軍的〈新文學運動的意義〉、黃石輝的〈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〉，這兩段文字彰顯台灣文學史哪些重要議題？請分析這兩段文字的異同點在哪裡？並闡釋這兩段文字哪些觀點是你同意的？哪些是你反對的？(20 分)

(一) 張我軍，〈新文學運動的意義〉，《臺灣民報》，1925 年 8 月 26 日。

我們主張用白話做文學的器具。又在上邊說我們之所謂白話是指中國的國語。然而有些人說、『我們不會說中國語如何能够以中國語寫作詩文呢？若說古文不好、何不用白話文言混合體呢？』這話好像有一面之理、但要再想一想、究竟不會說中國語的人就不會以中國語寫作詩文嗎？

不對，不對！這層不用杞憂！中國現在不會說國語的正多著哩！然而他們為甚麼大都會寫呢？那是因為各地的方言的組織和國語相差不遠、所用的文字又同一樣、不過字音有一點不同罷了、所以念過書的人、都會看會寫。再進一步、若說不會說中國語的人就不能以中國語寫作詩文、然則能以古文寫作詩文的都是會話古話的嗎？至於說要用白話文言混合體來代替白話文、那更說不過去了。

還有一部自許為徹底的人們說、『古文實在不行、我們需用白話、需用我們日常所用的臺灣話才好。』這話驟看更有道理了、但我要反問一句話、『臺灣話有沒有文字來表現？臺灣話有文學的價值沒有？臺灣話合理不合理？』實在、我們日常所用的話、十分差不多佔九分沒有相當的文字。那是因為我們的話是土話、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、是大多數占了不合理的話啦。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、已是無可疑的了。所以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有帶著改造臺灣言語的使命。我們欲把我們的土話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語言。我們欲依傍中國的國語來改造臺灣的土語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欲把臺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、再換句話說、是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語合致的、不過我們有種々不得已的事情、說話時不得不使用臺灣之所謂『孔子曰』罷了。倘能如此、我們的文化就得以不與中國文化分斷、白話文學的基礎又能確立、臺灣的語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、這豈不是一舉三四得的嗎？

(二) 黃石輝，〈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〉，《伍人報》，1930年8月16日至9月1日。

你是臺灣人，你頭戴臺灣天，腳踏臺灣地，眼睛所看見的是臺灣的狀況，耳孔所聽見的是臺灣的消息，時間所歷的亦是臺灣的經驗，嘴裡所說的亦是臺灣的語言；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，生花的彩筆，亦應該去寫臺灣的文學了。

臺灣的文學怎樣寫呢？便是用臺灣話做文、用臺灣話做詩、用臺灣話做小說，用臺灣話做歌曲、描寫臺灣的事物，卻不是什麼奇怪的一件事。我們為什麼不用臺灣話做文？為什麼不用臺灣話做詩？為什麼不用臺灣

話做小說？為什麼不用臺灣話做歌曲呢？不雅！粗俗！一般古典主義者的冬烘先生們，固然是這樣想。但是什麼是雅呢？什麼是俗呢？其實沒有固定的，只是跟著人們的認識而成其所謂雅俗而已。比喻說，我們在十數年前，看見赤腳的女人，莫也鄙笑她是「查某嫻仔」。只有纏足——還是纏得極小來的——才是「美人」。如果在今日有一個少年的女人縛著腳，必然反要被人譏笑為「無開化」的了。中國的文學革命倡起當時，一般抱殘守缺的老頭兒，何嘗不看白話文為粗俗？但是到了今日，那些之乎也者的古文學，卻反變成俗不可耐的東西了。所以我們知道，所謂雅俗，都是由於人們的認識而定的，並不是固定不變的，所以我們便不必去管他什麼雅俗了。又且我們為要普及大眾文藝起見，也是不能顧慮到什麼雅俗的。

我記得，向臺灣文學界擲炸彈倡革命的張我軍，他亦曾反對臺灣的鄉土文學——反對用臺灣話寫文學——他以為臺灣話用途不廣，沒有文學的價值，其實這是錯誤的。無論什麼語言都有文學的價值。內山的生蕃話亦有文學的價值，只可惜他們沒有文字好建設他們的文學呢。何況臺灣話雖然只能用於臺灣，其實和中國全國都有連帶的關係，我們用嘴說的固然要給他省人聽不懂，但是用文字寫的便不會給他省人看不懂了。勿論有多少不懂的地方，亦只像我們臺灣人不懂普通話的程度而已，哪裡會有什麼問題呢？況且我們做文做詩，都是要給臺灣人看的，尤其是要給廣大的勞苦群眾看的。這廣大的勞苦群眾都是沒有高深的學問的，所以我們的文藝只求極淺白，極容易給勞苦群眾了解之外，也就顧不得其他了呀！

固然我們不該很侷促地只限於下層階級，但是我們做出給下層階級容易了解的文章，當然不會給知識分子看不懂的，反正給知識階級亦加上一層容易了解的。所以我們須以廣大群眾為對象，尤其須以和我們最接近的廣大群眾為對象，這是不容疑問的。